

农村文艺丛书

大寨来的新战士

戈基著



报告文学

大寨来的新战士

戈基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太原

大寨来的新战士

戈基著

★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山西印刷厂印刷

★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42·1 $\frac{2}{21}$ 印张·20,000字

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六五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180册

统一书号：10988·529

定 价：(五) 九分

內 容 介 紹

在这本书里，选入了两篇反映部队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。

《大寨来的新战士》描写英雄大寨村的貧农子弟賈富元，应征入伍到某部英雄八連后，在党的教导下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，阶级觉悟获得进一步提高。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撫育了他，英雄連队的革命傳統教育給他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，因而在練兵中，他能够吃大苦、耐大劳，时刻带着敌情观念，迎着困难，锻炼过硬本领。他入伍不到半年，就成了五好战士，获得了特等射手称号，擲手榴彈闖过了五十米六关。由于賈富元进步快，成績突出，我軍某师树他为勤学苦练标兵。賈富元不愧为大寨的好青年。

《点滴成河》記述的是，我軍某部汽車团五好战士、駕駛班长李万鎖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，在自己的崗位工作上，勤恳钻研业务，虚心向人求教，不断进行科学試驗，

终于在行车节约油料方面总结出一套经验的故事。在平凡的工作中，他创造出不平凡的英雄事迹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做出了可贵的贡献。

这两篇作品，歌颂了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。作品写得生动活泼，简洁明快，通俗易懂。

目 次

大寨来的新战士·····	(1)
点滴成河·····	(23)

大寨来的新战士

在某部英雄八连，我认识了一个大寨来的小伙子。这小伙子名叫贾富元。人说大寨人民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个个意志顽强，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硬骨头精神，这话不假。贾富元一九六四年三月入伍，到现在还不到一年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这个来自英雄大寨的农家小伙，在党的培养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，已成为投弹能手、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。入伍前，贾富元是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识的文盲，经过老同志们的帮助，现在已能默写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等文章。由于他在学习中意志顽强，不怕困难，被树为全师勤学苦练标兵，受到师首长的通令嘉奖。

我这儿写的，便是关于这个大寨来的新

战士的故事。

第一次考驗

春风拂面，阳光普照，太行山上冰化雪消，田野里百草发芽，飘荡着浓郁的春天气息。

在一条通往昔阳的公路上，一支军容整齐，英气勃勃的解放军队伍，迈着雄壮的步伐，唱着高亢的革命歌曲，正在行进。这支队伍，就是英雄八连全体官兵，他们为了学习大寨人民艰苦奋斗，奋发图强的凌云壮志和藐视困难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，今天，爬山涉水，不远千里前去大寨野营。

队伍中间，有个特别显眼的小伙子，他穿着一身刚发下的新军装，扛着乌光锃亮的步枪，昂首挺胸，走得特别欢。他，便是刚入伍不到一个月的贾富元。

贾富元，今年二十三岁，长方脸，厚嘴唇，粗眉大眼，长得结实健壮，浑身是劲。去大寨野营，他比谁都高兴，因为他就是大寨人。那天晚上点名，连首长宣布部队要去

大寨野营，小伙子快活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，点完名，同志们都拥到他跟前：

“贾富元，大寨离这儿有多远？”“贾富元，虎头山有多高？”“狼窝掌是不是有狼？”

七嘴八舌，问得贾富元不知怎么回答。夜里，他兴奋得睡不着觉，入伍二十多天，紧张愉快的部队生活，小伙子几乎把家给忘了，现在要去大寨野营，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。贾富元参军离村的时候，大寨党支部正向全体社员提出“总产超灾前，亩产过长江”的战斗号召，离村快一个月，不知这个计划进展得怎样了？前几天，传来消息说，陈永贵到北京作报告去了，这个带领全队冲锋陷阵的党支部书记，不知回来没有？参军前夕，陈永贵曾把贾富元叫到家去，对他说：“富元，咱们都是贫雇农，你爹给地主富农当了一辈子长工，现在翻身了，咱们可不能忘记过去的苦，你到部队以后，要听党的话，加紧学本领，保卫人民的江山。”陈永贵的话，牢记在贾富元的心里，他想：这次去大寨，支书一定又有很多嘱咐，村里那些同年小伙，看到自己当上了国防战士，也一定很仰慕

……想到这里，贾富元的心，象一支离了弦的羽箭，早飞到大寨去了。

坐了半天火车，又步行了三个多小时，现在离昔阳县城已经不远了，贾富元望着家乡的山水、田园、庄稼，心旷神怡，小伙子一高兴，便哼起那只“大寨山上红旗飘”的歌儿来：

大寨山上红呀红旗飘哟！

共产主义风格高哟！

方便送给别人，重担子自己挑哟！

修起康庄大道，搭起幸福桥哟！

……

突然，前面传来连长的口令：快速前进！

队伍里顿时鸦雀无声，贾富元连忙停止歌唱，紧跟在同志们身后，向前疾进。

爬山走路，对贾富元来说，是习以为常的事，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”，小伙子生在山村，长在山村，一天走上百把来里地，根本不在话下。谁知这个全副武装的快

速行军，却把他“快”苦了，不到半个小时，贾富元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额角上沁出一大片汗水，走着走着，与前面的同志渐渐拉下了距离。老战士赵国亮抢到他跟前：“来，你把枪给我。”

“不！我自己能扛。”贾富元挣脱赵国亮的手，一鼓作气就往前面跑去。

部队越走越快，贾富元越来越感到吃力，两条腿已开始发痛。他看了看将要落山的太阳，在心里安慰自己说：“快到宿营地了，坚持到底，决不掉队。”

“前面有‘敌人’，跑步前进！”连里忽又传来一道命令。

只听嘩啦一下，战士们象冲锋似地在公路上飞奔起来。

贾富元跑了一阵，汗水象下雨似的从脸上流到身上，从身上又流到腿上，两脚的踝关节也痛得象刀刮一样。他咬紧牙关坚持着跑，一直跑到宿营地。队伍一解散，他把背包往地上一放，坐在那里几乎起不来了。

夜里，贾富元全身骨头都感到非常痠痛，他躺在炕上，翻来复去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什

么时候睡着的。第二天，部队起得很早，他迷迷糊糊地摸过鞋子往脚上一套，咦，怎么鞋子变小了，穿了半天也穿不进去，急得他连声地叫：“鞋！鞋！谁穿错我的鞋？”

同志们检查了自己脚上的鞋，谁也没有穿错。排长过来一看，只见贾富元的两只脚又红又肿，原来，不是鞋子变小，而是他的脚肿大了。排长拿出自己的一双鞋，递给贾富元：“把我的穿上。”

指导员听说贾富元的脚肿得很厉害，连忙跑来看望，看了以后，说：“你别跟部队走了，等会坐汽车。”

“不，不，指导员，我能走。”贾富元急得满脸通红：“咱们老连长身负三处重伤，还坚持跟敌人战斗，我的脚肿了一点儿，算得了什么，我坚决不坐汽车。”

贾富元说的老连长，叫张春礼，是华东一级人民英雄。在淮海战役的王塘战斗中，这位老连长带着突击排，冲进硝烟弥漫的村子，在四面受敌，突击排只剩下六个同志，自己身着三处重伤的情况下，与敌人硬打死拼，激战了一夜，全歼守敌一个加强营。就

是这次战斗，八连荣获“英雄连”的光荣称号。贾富元来到八连的第一天，指导员就给他讲了这个英雄故事。贾富元听得很激动，老连长光辉的英雄形象，深刻地印在他心上：“今后，我一定要向老连长学习，一定要象老连长那样跟敌人作战，争取将来也当个人民英雄。”

劝说了半天，贾富元坚决不肯坐汽车。指导员便说：“好吧，你一定要自己走，就让你走。不过，有一条：可不要掉队。”

贾富元“卡”地一个立正：“指导员，我保证不掉队！”

迎着朝阳，部队又出发了。贾富元拖着那双又红又肿的脚，艰难地迈着步子，那个才六七斤重的背包也变得跟千斤大石一样沉重。小伙子想到自己是大寨的人，是英雄连的战士，想到陈永贵、贾进才等老辈同志向困难作斗争的革命精神，想到那个英雄老连长，心窝里便涌出一股力量。他暗暗鼓励自己：“天大的困难，我也要跟同志们一块走到大寨！”

贾富元咬着牙关，忍着疼痛，走过一个

村庄又一个村庄，翻过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，他紧跟队伍，没拉下一步距离。

大寨到了！

从山谷里传出来一阵响亮的锣鼓声。大寨的男女老少齐集在村口，以无比欢乐的心情来迎接英雄的子弟兵。队伍离村还很远，那些小伙子们，姑娘们便象一阵风似的冲上来抢着扛战士们的背包。有个小伙子抓住贾富元的背包带使劲拽：“同志，快把背包给我。”

贾富元搔了那小伙子一拳，笑笑说：“你不看看，我是谁呀？”

“啊！富元！”那小伙子一高兴，便连声地叫：“富元回来啰！富元回来啰！”

“富元！”

“富元！”

在一片熙攘声中，贾富元跟连里的同志一样，被村里的年轻小伙簇拥着，涌进了大寨。

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英雄会英雄，真是一件大喜事。在欢闹声中，贾富元神采奕奕，精神焕发，这个年轻小伙子，以大寨人

民那种共有的顽强意志，忍着疼痛，坚持走到了目的地，经受了入伍后第一次考验。他那张英俊的面孔上，不觉显出了胜利的笑容。

在練兵場上

野营回来，八连就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。

这天，连里对几个新战士进行投弹摸底。第一个试投的战士投了二十四米，第二个二十七米，第三个十九米。临到贾富元，他擦了擦手掌，顺手一抛，嗖！手榴弹落在四十米的白线上。

“好，再来一个！”

贾富元顺手又一抛：四十二米！

新同志羡慕，老同志吃惊，班长李随社兴奋得禁不住地问：“贾富元，你这一手硬功夫是在哪里练成的？”

“山上。”

“山上！你打过游击？”

“咳，我打什么游击，”贾富元笑了，“我放过羊！”

“哦！你放羊也练投弹？”

“班长，我练这个。”贾富元拾起一块石子比划着说。

班长一下明白过来了：原来贾富元放羊的时候，经常扔石子，羊跑了，他拾起石块一丢，羊就停住了；羊走岔了道，他拾起石块又一丢，羊乖乖地回来了。没想到，这扔石子却锻炼了臂力，所以第一次投弹便成绩惊人。

说起放羊，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。

一九六三年夏天，昔阳县下了七天七夜的瓢泼大雨，大寨村里遭到了特大的洪水灾害。那时，贾富元正带着几个同年小伙在离大寨七十里地的和顺县放羊。听到村里遭灾的消息，大家急得都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雨停以后，贾富元交待了工作，自己便赶回大寨来了。刚到村头，但见残垣断壁，房屋、窑洞倒的倒，塌的塌，小伙子心里象插了一把尖刀。贾富元连走带跑进了村，走到后底沟，“忽”地站住了：他家的窑洞也塌了；窑门被溜坡封得只露了几个小窟窿，家具什件，一古脑儿全被压在里面。

贾富元九岁死了父亲，十四岁又死去了母亲，有个哥哥，已分了家。小伙子在生活·上第一次遭受这么大的打击，他呆楞楞地望着塌窑，眼里噙着泪水。

“富元：羊呢？”身后忽然响起了温和的问话声。

贾富元回头一看，却是支书陈永贵。真怪，山流了，地冲了，房倒了，窑塌了，支书的脸上却看不见愁容。贾富元赶忙揩掉泪水，回答说：“叔叔，羊都在。”

贾富元向陈永贵汇报了两个多月来在外地放羊的情况，七天七夜的暴雨，大寨村里遭了灾，小伙子们在外面也吃尽了辛苦。山洪把羊都冲散了，有两只小羊羔是费了两天工夫才从石头堆里找回来的。连天连夜的苦战，把贾富元的眼睛都熬红了。

陈永贵听了汇报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：

“好！你们把羊保住了，有功。明天，你仍回和顺去，家里的事，你不用担忧，有党支部、有全体社员给你解决。你们的任务是保住那三百多只羊，那是咱们大寨的集体财富。”